



■ 弄堂里的洗衣板如今要是谁家还有,那一定成为了老一辈向下一代介绍历史的谈资 童吉欣 摄



■ 还记得大锅饭的喷香吗?记得乡亲围坐一团的热闹吗?看看农家的大灶头来回忆一下吧 童吉欣 摄

● 影像杂叙

城市记忆需从彩色中『提取』



■ 老一辈里要是谁会编个竹篓竹篮,那一定会得到赞扬,如今手艺人没多少,竹编也成了传统的一部分了 陈免应 摄

黑白摄影是最能体现一个摄影师对光影把握程度的摄影方式,它不仅考验着摄影师的技巧运用,更需要摄影师拥有一双慧眼,去发现彩色世界中的“黑白照片”。有内涵的黑白摄影是会讲故事的。

◆ 梁依云



■ 古镇之中过节的气氛往往更加突出,可能是有了那些灰突突的老房子衬托的缘故 兰翔 摄

● 拍摄手记

不想让上海“脱节”

◆ 兰翔

在上海满大街走,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已经迷失在了钢筋水泥的世界里,小时候奶奶家的石库门弄堂也好,外婆家需要烧柴火的大灶头也好,记不清已经有多久不曾见了。总觉得,这座城市走得太快,以至于快要与过去的老上海脱节了,让我的记忆也跟着“脱节”了。

因此我喜欢寻遍上海的古镇,到那里去拍出我的记忆。我曾带着学生去过七宝古镇几次,那两米左右宽的小道上永远挤满了游客,琳琅满目的小店几乎让人看不出古镇的味道了,想来这些人当中应该也有和我们一样,来寻找古味,寻找记忆的吧!我们更喜爱一头钻进那些不知名的小镇,不一定要有河,也不一定要有田,但是一定要有木头房子,那些房子里往往平静得连穿着布鞋走路脚步声都听得见,一到傍晚就传来阵阵饭香,时不时还有村民们爽朗的笑声……这一切,我们都想用相机给固定下来。

到某古镇的那天,正值春节刚过,家家户户的年轻人大多重新回到市区工作,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只有悬挂在廊檐下的红灯笼向人们诉说着不久前这里的热闹与温馨。尽管这一幕处理成普通的黑白照片并非不可,但总让我觉得少了些什么,于是我将灯笼的鲜红保留住,让它尽管与背后的木头房子“格格不入”,这才让我和学生们能感觉到当时的情形。

古镇的风情或许缺少了都市的快速和光鲜,少了物质的享受,但那里的点点滴滴都是一代代上海人最真实的记忆,尽管这份记忆并不夺目,但却是城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像相片中的黑白色木质老屋,如果没有它为背景,又怎能衬出红灯笼的精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也是如此,追求现代也不能与历史文脉“脱节”。



■ 特色老店,不仅是建筑和门匾,更是城市记忆中最古老的部分,无法令人割舍 任虹 摄

老一辈的人一定都有过这样的回忆:每天清晨,家里的女性就会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外,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和邻居唠唠家常。如今,弄堂被公寓取代了,搓衣板也被自动洗衣机更新了,但是记忆中日常的一幕如今回想起来,虽然觉得平凡但反而更加令人怀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近啊!眼前的这幅以搓衣板为主角的黑白照片就是以这样回忆照进了每个曾经在弄堂里生活的人的心里,与孤零零的搓衣板交相辉映的是晾晒在阳光下的衣物的影子,阳光的照射模糊了衣物的形状,与搓衣板的线条清晰明朗形成了对比,让人感觉两者间既远又近,让我不由联想到搬出弄堂后的邻里关系,哪怕住在同一层,许多人也是相逢不相识的,哪里记得上老房子里的亲切?

去过古镇的人总会对那里的古朴建筑以及城市里看不到的物件感到新奇,古镇的特色老店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不管窗内摆放什么,只要有了镂空木窗,哪怕并不精美,再加上题了字的匾额,哪怕早已斑驳零落,这都已经让怀旧的气

息扑面而来。摄影者仅取了木窗和匾额进入画面,没有将老房子的其他部分一起摄入,用意也正是以木窗和匾额作为老店的象征来表现主题。木窗是最简单的“回”字形的花纹,以横和竖为主的线条充满了画面;巧妙的是,木窗微微开启的角度刚好打破了整体的僵硬,让光影产生了斜度;再加上匾额上金色的字又为整体黑白的画面增添了活力。乍看之下如此简单随意的角度,实则暗含了摄影者的无比用心。

在老弄堂里也好,在百年古镇也罢,里头的每一样事物都是摄影爱好者不愿错过的。大灶头、大锅盖、竹篮、竹篓……这些曾经最普通的物品如今却变得非常稀有,它们有着特别的造型,更有特定的时代气息,引得人们在其中注入对童年生活、对老上海的美好记忆。而记载了这些地方、这些物件的摄影作品不仅留住了一代代老上海的记忆,更为没经历过这些的年轻一代,甚至是还未出生的新新上海人们提供了一个传承城市记忆的机会。这样,上海的城市文化、城市记忆才能永远延续下去。